

明

集三第語之庭家

清

著 晏太

潤

義

行印社賣讀

家庭之話第三集

明
清
演
義

北平讀賣社印行



3 0614 6246 5

招請外埠分銷處啓事

敬啟者敝局自發行家庭之話分類編輯單行本以來銷數日增現第一集「太太的國難」第二集「摩登過節」第三集「明清演義」均已次第出版此後每月出版一次（每冊二角）在本局發行恐未能普遍全國因此招請外埠各省各縣爲本局代銷處利益從豐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北平西京畿道二號

文華書局謹啟

856.9
613-3
3

1 錄 目

明清演義目錄

一	雨後鬧午門·····	一
二	說書·····	五
三	明清演義第一回·····	十
四	第二回正德皇帝大閑游·····	十五
五	第三回架子花時代·····	二十
六	第四回東北之興·····	二十四
七	第五回清太祖建國·····	二十九
八	第六回明末的遼邊·····	三十三
九	第七回沒錢亡國·····	三十七
十	第八回官逼民反·····	四十一

十一	第九回流寇起後……………	四十五
十二	第十回李自成進北京……………	四十九
十三	第十一回陳圓圓……………	五十三
十四	第十二回將軍的想思病……………	五十七
十五	第十三回爲姨太太而戰……………	六十二
十六	第十四回吳三桂請清兵……………	六十六
十七	想東北……………	七十
十八	兩國之人(想東北之二)……………	七十四
十九	奉天吃(想東之三)……………	七十九
二十	東北的三不憤(想東北之四)……………	八十二
二十一	關東有三怪(想東北之五)……………	八十六
二十二	東北的頭頭腳腳(想東北之六)……………	九十一

明清演義

——家庭之話第三集——

□雨後鬧午門

瞻仰瞻仰洪承疇

這場雨真好啊！在這天乾地燥，人人心火太盛的時候，來這們一場雨，莊稼漢兒不用說，樂的閉不上嘴，咱們住在大城裡的人們也覺得清爽而且痛快，週身都是舒舒服服的。

煙塵十丈，臭土滿地的北平，經這天然大噴壺向下一噴，空氣濾過一次之後，新而且鮮。水流放溜，把大街小巷冲刷的乾乾淨淨，猶如洗了回臉一樣。草木着

雨一個個翠綠欲滴。粉紅的花心裏留下三五個水珠兒，太陽一晒，越發的艷麗，好似一位將從溫泉浴罷的美人，嬌無力而又弱不勝衣。

下雨天留客，客走不了，主人亦行不得也。四家麻雀，叫下人到戶部街月盛齋買幾斤燒羊肉，同寶泰要幾斤陳紹，開懷暢飲，北平叫作「過陰天」，其樂陶然，真是國府主席都不換。可惜老太婆沒有那份福氣。在家悶了兩天，昨天放晴之後，靜極思動，總想出去轉轉。可巧老摩登來訪。他說：「歷史博物館這幾天陳列洪承疇史料，不可不去看一看，借此也可散散心。」老太婆一想，也好，就答應一聲：「好！」老太婆有個小孫女今年九歲了，現在小學念書。這幾天中小學鬧風潮，老太婆怕磚頭打到她的頭上，一唱寶蓮燈那如何了得，所以留在家裏，不許上學。小孩子如何能在家關的住，聽說我們要逛非跟着不可。於是老太婆手拉着孫女，隨同老摩登向歷史博物館而去。

一路之上，一丁顛點兒的土也不吃，太陽光似乎特別足，照在濕地上，蒸氣

一縷一縷向上騰，空氣溫潤，人行中間，如駕雲霧。馬路如洗，車輪沒有半點泥濘，道平輪也轉得快，人坐在上邊，特別得意。那消片刻的功夫，來到天安門前。漢白玉的石橋，石表，石欄杆，經雨一沖，越顯得潔白堅硬。抬頭觀看，太陽光照到黃綠琉璃瓦上，反射而出，光亮奪目，越顯得金碧輝煌。

進天安門，一片廣場，中間甬路，兩旁朝房對立，正北是午門，莊嚴偉大，帝王之居，真是氣象非凡。想當年，皇上駕坐宮中之際，御林軍士手拿長槍，站立朝房之外，老主子一聲旨諭下：「推出午門斬首！」無論多大官，吃飯的傢伙兒立刻就保，何等的森嚴可怕哪！現在呢？老太婆抱着孫女兒坐着洋車大模大樣的向前直闖，旁若無人。唉！一盛一衰，時代的輪子轉得好快呀！

轉眼之間，車到午門前，買票之後，從左掖門而入，順馬道上城牆，進城樓，直奔洪承疇史料的展覽室。小孫女一進門就喊：「奶奶！您看那老頭兒！」果然東牆掛着一幅影像，上畫一位老者，蟒袍補服，翎頂朝珠，端然正座。不用說

這位就是展覽的主角，洪承疇，洪文襄公，洪二老爺。我們看他：眼小，下巴尖，兩腮無肉，鬍鬚根根透底，沈着中間有一種陰英之氣。使我想到這一位在亂世握兵權的大老官兒相貌自然也與衆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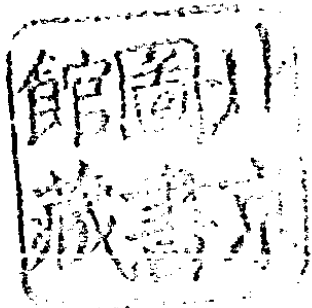
兩旁牆壁上挂着洪承疇在明清兩朝的奏摺。奏摺上頭銜真不少，在明朝有「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有「兵部尚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等處軍務」，有「薊遼總督」，在清朝也有「秘書院大學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又有「總督軍務招撫江南各地」，最後到「經略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太保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老太婆說：「這老兒真會作官，文武全才，明清兩朝的大紅人！」老摩登說：「在清初的大紅官多半都是明朝的舊臣。因為明朝的官僚，衝鋒打仗雖然幹不過老滿洲人，講逢迎作官，老滿洲的人還是幹不過他們！」老太婆歎了一口氣說道：「亡國也有三六九等，當亡國奴也似乎有階級似的！嗚呼！」

說書

談局論勢中西同理

開宗明義儒馬一爐

(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老太婆自從帶領孫女兒逛了一回午門之後，一路上不斷的談些洪承疇啊，明朝啊，清朝啊，小孩子一點也不懂，直着兩個小眼睛向我們瞪着。人類都有好奇心，越不知道的東西越想知道，這是人類所以能進步的地方。小孩子更是如此。到了家，小孫女兒，倒在老太婆懷裏，非要我講明朝清朝的故事不可。老太婆被揉搓不過。說個新話，受了包圍，無可奈何，祇好對他說：『你起來！我跟你說。我給你說一段明清演義，你看怎麼樣？』小孩一聽我要說書，樂的前仰後

合，兩隻小手拍都拍不到一處，連喊：「好！好！好！老奶奶說吧！」

於是老太婆端然正坐在一張八仙棹後。到廚房找來一塊長方木頭，用左手拿起，向下一拍，右手小扇子一搥，口中先念幾個開場辭，無非是幾個舊話：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幾句殘詞述過，一不多表。老身要說一部獨門自造明清演義，今日是頭一天。俗言有話：「頭難！頭難！」頭次第一回總要說幾句官冕堂皇的話，一來裝飾門面，二來也可以開宗明義。老身不表家常，不說兒女，也不講市井社會，草莽英雄，專論天下大勢，古今大局。說起天下大勢，咱們中國自有一套高論，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國志演義第一頁說的清清楚楚。孟老夫子，孟二爺，似

乎也曾說過：這天下大勢是一治一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這一套叫「循環進化論」咱們中國人，自上至下，相信了好幾千年。

其實，洋人也何嘗沒有這種論調，洋教書匠多講什麼「均勢論」，說天下大勢的變化由于各強國間勢力的平均和不平均。如若勢均力敵，誰也壓不了誰，恰如華樂園散戲，洋車汽車又在一處。東來西走堵在一齊，結果誰也走不動，這時候暫時可以相安，天下也可以太平。如若有一個勢力特別大要壓倒一切，均勢就破壞，糾紛隨之而起，天下也就大亂了。天下大勢是一個均勢的成立，一個均勢的破壞，又一個均勢的成立，又一個均勢的破壞。像這樣，天下大勢也是一治一亂的前進下去，恰恰如中國孟二爺所說的一樣。舉個實例來說吧！在那十八世紀末葉，歐洲有英，俄，普，奧，法五大強國對立，就是均勢時代。後來法國出來一個拿破崙，東征西討，勢力特別膨脹，破壞了均勢，于是各國便聯合起來把他打倒。打倒之後各國開維也納會議，重新再建立一個新均勢。以後俄國兇起來，

一心想出君士坦丁堡，均勢又破壞，便有克里米戰爭的發生。戰爭之後在巴黎開會議重新再建立一個新均勢。再過後德國又出來個小撒謊子威廉第二，聯合奧意，與英爭霸，均勢又被破壞便有歐洲大戰的發生。歐戰完了，凡爾塞和約重新又建立一個新均勢。

如若說個摩登理論，用馬克思的見解，就還有辯證法，按照辯證法講，宇宙間一切都是由相反的矛盾對立物而成。比如宇宙之始的太極是由陰陽而成，陰和陽是相反的矛盾對立物，物質的最小單位是電子，電子是由陰電核陽電子而成，陰電核和陽電子是相反的矛盾對立物。人的家庭由男女而成，男和女是相反的矛盾對立物。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矛盾的對立物，因為他們相反，所以要衝突，要鬥爭，這衝突和鬥爭推進歷史的輪子，宇宙方纔動起來，方纔進化起來，方纔走起他那永無窮盡的長途。在另一方面，這相反的矛盾對立物也可以統一。陰陽相吸，男女相愛，成而為宇宙，成而為物質，成而為人類家庭。

這辯證法可以應用到天下大勢上。天下也是由相反的矛盾對立物而成，便是各個各個階級。這相矛盾面對立的各階級中間當然要衝突要鬥爭。不過因為矛盾對立物有他的統一性，所以內部雖有衝突和鬥爭，表面也可以相安，這便是太平之年。世界上一切都是成長的。國家因為成長的緣故，衝突一天一天的兇，鬥爭一天一天的烈，由暗而明，由文而武，這便大亂降臨。

由此看來，無論古今中西天下大勢，都主張一治一亂的變化，確是無疑的。老太婆說罷這古今中外天下大勢一段大道理之後，便可以開始說那三百年前治亂變化一個大熱鬧節目。要知詳細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明清演義第一回

泥脚光棍登大寶

風流皇帝下宣府

話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相推相演，乃是政治轉變的大道理。就我們中國而論，盤古開天，三皇五帝，年代太遠，沒有書籍記載，真實情形，我們無從知曉。中國第一部歷史是書經。書經起自唐虞，繼說三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七位大聖人的事蹟都包括在內。不過，有人疑惑書經是假的，甚而至於有人疑惑堯舜都是假的。這也不必管他。孔夫子作春秋可算中國第一部編年史，也可以說中國第一部信史。這春秋便是一部亂世的記載。這亂世的起源完全是外侮的關係。兩千五百年前，在蒙古新疆邊境有一夥好戰的游牧漂泊民族，威脅西周王朝，最後其中一種的犬戎竟自破了周朝的國都，使周天子不能不向東

邊逃走。中央政府既然沒有力量抵抗外來夷狄的勢力、各地諸侯不得不自行整頓軍備，各謀防禦之策。其中有兵強勢盛能打退夷狄的，大家便崇拜他，尊敬他，供奉他，不亞於今日的對於第十九路軍，他們也就稱雄稱霸起來。那時候，孔夫子極端鼓吹打倒帝國主義。孔夫子口口聲聲「攘夷狄」，是個武力抵抗的強硬論者。儒家講「讓」，如「禮讓」，如「禪讓」，唯獨對於夷狄則主「攘」，「攘」，始終是「攘」。

春秋戰國亂一陣之後，秦因西北的地理形勢好，統一天下，造成一個大帝國以後楚霸王和劉邦爭了一個短期間，終被漢朝所滅，中國又重入於治世。誰想到在東漢末代，中國有十一年繼續流行的瘟疫病，真比現在南北所防的虎還要厲害，人死如麻，屍橫遍野，社會因此動搖，以致黃巾賊起，漢朝滅亡，接着三國鬥智，五胡亂華，很亂了一個大長期間。這瘟疫病由中國經過中央亞細亞傳到歐洲，使羅馬帝國也走入衰運之中，失去對於外侮的防衛能力，終被北方蠻族所破

滅。這瘟疫病真是可怕呀！

否極泰來，亂極治來，在約摸一千三四百年前，中國西北形勢之地，綏遠山西出了一個少年英雄，姓李名世民，統一了中國。而且，詩歌文物，儒術佛學，又熱鬧又好看，燦爛光輝，可以說是盛世。

不久唐朝由安逸而倦怠，由浮華而腐敗，天下又大亂。五十多年換了五朝，後來紅臉的趙匡胤出來，統一中國。但那時，北方的民族已經勢力很大，宋天子一輩子都受北方的欺侮，對人家時候稱姪皇帝，退到江南，結果仍然不保，終被元朝所滅。

說起元朝來真乃是東方的光榮期間。成吉思汗派拔都西征，在歐洲建立了一個黃色人的國家，到現在仍然存在，就是匈牙利。如若您有錢到西洋逛逛，那匈牙利見着我們還要認同鄉呢！匈牙利人現在固然是國勢不振，在元朝時候，全歐洲人都被他們嚇破苦膽。

元朝的江山包括歐亞兩洲，成一個蒙古大帝國，威名振天下，那個梁子可也就够賺得了。不想，五百年前，又一種瘟疫病（黑死病）大流行，據說死了有三千萬人，又加上河水泛濫，農田荒廢，天下遂又大亂。在大亂中間，安徽鳳陽，出了一個泥腳光棍，姓朱名元璋，平素交結江湖好漢，市井流氓，乘時而起，竟自成了大事，做了皇上。那黑死病在歐洲也大流行，引起農民叛亂，崩潰了維持一千年以上的封建制度。這瘟疫病真可怕呀！

那朱元璋雖然是泥腳光棍出身，對於人情世故，下層社會情形十分通曉，可算是一位英雄。可惜到後輩兒孫慢慢沒出息起來。傳到武宗正德皇帝，寵用法門寺那位劉瑾。劉瑾驕傲十足的架子，郝壽臣做的可以維妙維肖，不必我來細說。這位正德皇帝乃是一位風流天子，女性崇拜者，自由戀愛的忠實同志，他十分厭惡那黃琉璃瓦的宮禁，死氣沉沉，沒有樂趣。在宮中也曾蓋了一座豹房，究竟不中他的龍意。聽說北邊宣化府是屯兵所在，營盤四周，永久是熱熱鬧鬧的。風俗

也容易不良。軍爺們離家在外，十分乾燥，更需要可以調劑的娛樂。現在風行一時的女招待，明朝宣化府梅龍鎮上已經很盛行了。至於民間，像九花娘一類的人物，自然更是不少。引動這位浪蕩皇上的龍心，決意要上宣化府。以現在的眼光看起來，黨國要人每星期一次上海都不算什麼，何況宣化府呢？不過，那時候人的心眼兒太死，正德皇帝走到居庸關口，巡按御史張欽閉起關門，手拿寶劍不放過去。正德皇帝無可奈何祇好回來。過了幾日，他心仍不死，半夜三更私出北京，偷過居庸關到了宣化府之後，正德皇帝自然是喜歡的不得了。要知喜歡的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民國二十一年六月三十日)

正德皇帝大閑游

太原府夫妻唱秦腔

梅龍鎮兄妹開酒店

（明清演義第二回）

老太婆前一回說了一大段古往今來國家興亡的舊話，這彷彿都是些陳穀子爛芝麻，老掉牙的話，經老太婆的老嘴一說，更覺得特別討厭。不過，現在並非太平年頭，竟說好聽的話將來受害，實在不淺。

提起國家興亡來，大家似乎都以爲是大事難懂。其實，也沒有十二分太難懂的。以老身看來，一個國家的滅亡，一個社會的崩潰，總不外物必先腐，而後蟲生的這句老生常談。周末遇見犬戎是這們一套。宋末遇見遼金元也是這們一套。以外國而論，羅馬帝國遇見北方蠻族也是這們一套。日本幕府在六十年前遇見西

洋人也是這一套。現在呢？咱們彷彿又遇見這一套了！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天災水旱，疾疫流行。因為有天災水旱人民便沒有吃的，疾疫流行，土地沒人耕作，人民更沒有吃的。人民一沒有吃的，無論你說什麼也沒用，他們是非出亂子不可。人沒有眼睜睜看着餓死的。走頭無路，告貸無門，老弱的懸樑自盡，大三上了吊，稍稍有點胆量的就要幹起來了。當強盜，當土匪，當鬍子。說着又不大好聽，於是加上一點名詞。有的說，我是替天行道，玉皇大帝教我這樣幹的。這就是赤眉。這就是黃巾。有的說：我是爲實行主義，馬克思列寧教我這樣幹的。這就是共匪。這就是赤匪。這匪的出現不完全是玉皇大帝的緣故，也不完全是馬克思列寧的緣故。扛槍桿，扒鐵道，出沒山林的那一大羣人們不見得懂的唯物史觀吧！反過來說，一嘴唯物史觀的人們，祇要有小館可吃，也未必就當匪吧！那匪是民不聊生的結果！

有時候外侮天災這兩位先生分批來。有時候這兩位先生一路來。這二位分批

來還可以對付。這二位一路來便難對付了。其實，能對付不能對付仍然是事在人爲。漢高祖也曾被北方匈奴圍了七天七夜，堯也有九年之水，湯也有七年之旱，這都算不了嗎事。如若平常沒事就上氣不接下氣，咳嗽痰喘，天天吃人參湯對付活着，一旦遇見這兩位先生，那如何敵擋的了，自然非上床（註：床，死人之床也。）不可。以明朝末年而論，其所以滅亡的原因。一來固然是滿洲民族的外侮；二來固然是水旱疾疫的天災，三來還是因爲那時候癆病太深了。

那明朝大掌櫃的，他們的癆病從什麼時候得的呢？便在武宗正德皇帝當朝之際。得病的原因主要的在好色。男女不可太親了——太親了容易得癆病。癆者勞也，鞠躬盡瘁，積勞自可成疾，這疾就是癆病。說現在的話，就是肺結核，傳染的十分快，可怕的很哪！

話說正德皇帝，因爲好色，一心想下宣化府。半夜三更走出宮門，偷過居庸關，不過幾個鐘頭的火車就到了宣化府。大同游擊江彬担任正德皇帝的侍從武官

長兼衛隊團團長。他本是宣化府的本地人，一切都很熟悉，便帶領正德捧坤角，吃女招待，穿胡同，搶民女，有一部分的行爲很像當今的摩登，又有一部分很像蚩蜡廟的費德公，正德皇帝可以說是新舊兼通。正德自然是樂的忘了東西南北連說：「這是家裏！這是家裏！」

江彬又領着正德由大同渡黃河，到陝西綏德州，看見戴總兵的女兒十分美貌，立刻拉到後面，收作行營妃嬪。那戴總兵自然是無可奈何。

正德在陝西住了些日，又厭煩了。於是轉道到太原。太原是梆子腔的大本營，有一個唱梆子楊騰，他的媳婦劉氏也能唱，並且唱的非常好。正德一見，龍心大悅，立刻讓她和楊某脫離夫婦關係，載回宮中，十分寵愛。江彬等人都拜劉氏作小乾媽，叫她「劉娘娘」。

正德皇帝得意的事情尙不僅此。有一天，他在宣化府的梅龍鎮上一家酒店吃酒，看見一個女招待是特別一號，十分美麗，他就買酒又要買手，買手又要買酒

，結果都被他買去了。那女招待不消說，大家都知道就是李鳳姐。那李鳳姐雖然是女招待出身，倒也十分明白，她力勸正德返駕回朝。正德和李鳳姐正在戀愛高潮之中，有話何敢不聽，立刻傳話：「擺駕！」李鳳姐也春光滿面的隨駕南來。不想走到居庸關，天降大雨，雷電轟天動地。居庸關上本來刻着許多神像，睜眉怒目，張牙舞爪，十分兇惡，在電光之下一看，亞似天神下界，要捉拿活人。李鳳姐本是一個懦弱女子，一看赫得驚悸失魂，又加上新婚之後，身體虛弱，風寒最易感冒，三樣病一齊來，十分沉重，大有立刻就要見閻王之勢，隨行又沒有太好的醫生，藥下去自然也無效，急得正德皇帝抓耳撓腮，坐臥不寧。好容易從下層民衆間得到一位美人，如若有個差錯，那便如何是好。不僅是正德皇帝，連老婆都着急了。要知道李鳳姐的性命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三日）

□ 架子花時代

風流皇帝龍歸滄海

白臉奸臣虎踞天朝

（明清演義第三回）

話說正德皇帝在宣化府吃女招待，吃着了一個絕色美人。俗語有說，「僻鄉出好酒」。小小的梅龍鎮上竟自有李鳳姐，這二百年前的大摩登，真可說是老摩登了。誰想天不做美，路過居庸關，起了一大陣暴雨狂風，竟吹病了這個美人兒，一時倉卒之間，找不着好醫生，打了幾針，也無效，竟自香消玉殞了！

自從這位女招待的祖師回宮之後，正德皇帝十分煩悶，也曾下過一次江南，目的無非想到蘇州蕩口一帶，找幾個說蘇白的姨太太。南方的蕩口，北方的勝芳，本來是出產美人的地方，不亞於西方的高加索。不過，正德帝是曾經滄海的人

，難乎其爲小河溝子。他在江南浪蕩多時，太監家裏也住過幾次，總是不十分快樂。回來之後，路過清江浦，正德帝一時高興，在積水池自己划船。正德帝以爲我在北海時常划船，不必用人幫忙，反覺得不太摩登，那知道那南方湖水比北海不同，風吹浪拍，一起一伏，這舵實在不容易掌住。正德帝身體本來虛弱，北方人學划船又是外行，正走池水中間，忽來一陣大風，跟着一個浪頭一個浪頭的打將過來，小船順流而下，不能自主。正德帝兩隻手早已磨出泡來，使不上力。猛然間撞上一塊石頭，小船底朝天，正德帝也就英雄落水。眼看真龍要歸大海，左右內侍一看不好，立刻嘆咤！嘆咤！跳下幾個，將皇帝一把抓住，向上一托，彷彿落馬湖水擒猴兒李佩似的挾上岸來。這一回風流皇帝可真風流大發啦。滿口吐白水，滿身是河泥，又濕又冷，抖的上牙打下牙，達！達！亂響。左右趕快替他取下冲天冠——冠裏一下子都是水；脫下赭黃袍——袍裏一下子都是泥。換好衣服之後，用門板抬入行宮，放在龍床之上。正德帝方纔哼了出來。那時候正是九

月天氣，金風透骨，正德帝平日又是個好色的人，經過這一次大險，又驚又冷，竟自得了不起之症。臘月年底回到北平，又進豹房。冷熱一摻，勤勞過度，到正月嘔血不止，不能行郊天大禮。延到三月，病勢已經不可爲，太醫院的老夫子都沒有辦法，這位風流皇帝風流一輩子，到現在口眼一閉，溘然長逝。一縷孤魂是奔西天，或是入地獄，老太婆也無從調查，不敢胡說。

正德皇帝膝下無兒，駕崩之後，由皇太后迎上獻王的兒子繼承皇位，便是嘉靖皇帝。這位新皇上又寵任嚴嵩。嚴嵩那個臉大家都知道勾的與曹操一般不二，也是個梁子花。二簣戲開山府都看見過了吧。他有個兒子嚴世蕃，更是無惡不作。明朝的文人讀了孔孟之書，很尙氣節，一心要做忠臣，要是和現在這類東來東倒西來西倒的人物相比，也還是天上地下，大大的不同。自從方孝孺，楊椒山一直到史可法，好人也還不少，并且都是不怕死。他們有時連皇上的硃批都可以原封退回，表示不接受。但是可歎那皇上偏偏信任奸臣小人。一來就說他們「朋比」

，殺的殺，抄家的抄家。就彷彿現在，一不高興誰，馬上就說誰是共產黨，反動派一樣。到後來，「朋比」也完了，明朝也完了。大敵人以泰山壓卵之勢而來，國家的人才元氣早已剷除得乾乾淨淨，更有何人能去抵擋呢？可歎。

在明朝，太監特別有勢力，法門寺劉瑾是個架子花，可也够瞧的啦。你看他的道白最得意的是：「我與當今萬歲，明是君臣，暗是手足一般，內管三宮六院，外管五府六部，十三科道，執掌生殺之大權。太后老佛爺十分寵愛，認咱家爲義子螟蛉乾殿下，封咱九千歲之職！」說的時候，頭一搖又一搖，身子一幌兩幌連三幌。太監們不祇是可以弄權，並且可以掌兵。忠孝雙全的那位王鎮，爲征金鑿掛了帥印。小人一得意，君子死的死，逃的逃，溜的溜，退的退，天下事就可爲了！不過，話又說回來啦，如若沒有明朝那些小人們，也就沒有那些架子花臉的戲，郝壽臣也要少吃兩盤飯。明朝末年可以算是梁子花時代。有人問：「如若我們死了，後人爲我們編戲，花臉一定也少不了。」老太婆說：「未必。未必

。第一，臉太花了，沒有法子可勾。第二，活着早就不要臉，死後似乎也用不着勾。」因此，老太婆勸郝壽臣以後可以改行。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七日）



東北之興

君嬉臣怠老國老腐敗

天長地久新地新邦家

（明清演義第四回）

在明朝君臣上下，大大小小，都醉生夢死，昏天黑地，終日裏吃，喝，嫖，賭，浪蕩逍遙的時候，在明朝君臣上下，你也風流，我也風流，你也摩登，我也摩登，你也胡作，我也非爲的時候，在明朝君臣上下，愛錢，好色，貪賊，受賄

，拚死命的刮民，剝民，削民，擾民，害民的時候，在明朝滿朝文武鉤心鬭角，縱橫捭闔，你一黨，我一派，你害我，我陷你，互相呼應，互相作惡的時候，在明朝奸臣當道，太監弄權，女人得勢，架子花，小花臉，玩笑且執掌朝綱的時候，在明朝好人殺的殺，抄家的抄家，充軍的充軍，退的退，溜的溜，逃走的逃走的時候，在明朝天災人禍，水旱疾疫，橫征暴斂，民不聊生的時候，在明朝百官怠惰，百政廢弛，百事因循敷衍，文的祇會狗苟蠅營，作弊弄假，衙門裏是有事不辦，辦必有鬼，武的祇會坐吃空頭，尅扣軍餉，軍隊裏是有名沒人，有人不練，全般都腐化，腐到骨頭都糟透了的時候，咱們中國東北角上，山海關外，遼河以東，如今奉天吉林的邊界上，不十分開化的野蠻人之中，產生了一個新興勢力，由一個小小的部落漸漸成長，後來竟自統一了全中國，統治全中國二百多年，這勢力不消說，大家都知道便是滿州，便是大清。

說起東北真乃一塊福地也。有山有水，有原野，有森林，土地田園，肥沃膏

腴，高粱，豆子，麥子，大米，包米，吃不了賣給外國人，號稱世界的大糧食國。地皮以下有煤，有鐵，有金，有銀，號稱世界的天府之國。僅僅豆類一項，每年出口，從外國人手裏可以換來二萬萬多兩銀子。做豆油剩下的渣子，賣給日本人，他們叫作豆粕，每年出口都值六七千萬兩。東北每年全部出口貨物由外國人換來的銀子，不下三萬萬兩。咱們中國和外國人作買賣，總是他們賣給我們的多，我們賣給他們的少，我們要大吃其虧，唯獨東北和外國人作買賣，他們賣給我們的，反不如我們賣給他們的多。看將起來，這東北真是一塊福地呀！

這福地雖然是有福之地，可惜不甚有享福之人。在咱們全中國看來，可算是最後開闢的一塊地方。因為他的開闢最後所以到現在仍是一塊肥土。咱們中國的興起，由西北到東南，再到西南，最後方到東北。現在西北中原一帶，已經貧瘠了，東北還是油光水滑的呢！

因為開闢不早，所以地荒人稀，不很被人注意，誰想在這人所不注意的地方

，竟自產生了壓天勢力，養成了滔天大禍！約莫二千一二百年前，中國周朝的時
候，在這福地住着一種野蠻人，名叫「肅慎」，因為周武王的神威遠播，王化普
及，曾向中國內地進一回貢，因此在中國歷史上方纔留下那麼幾行小字的記載，
中國內地人方纔知道那塊地上有人烟。由周到秦，由秦到漢，由漢到唐，由唐到
宋，這福地上住的野蠻人，本着上天好生之德，本着達爾文馬克思的進化學說，
自然是一天一天的生生育育，人越來越多，勢力越來越天，但是仍然影響不到咱
們老而且大的中國內地。中國的史家有時候叫他們「挹婁」，有時候叫他們「靺
鞨」，有時候叫他們「渤海」，有時候叫「女真」。至于這名詞所代表是否一種
人，我們無從知曉。即或不是一種人，大概彼此也都是老姑舅親，打折了骨頭，
還要連着筋呢！

到了宋朝末年情形便不同了。約莫八九百年前，大金邦興起于吉林，滅了遼
國之後，直逼宋天子。那大金邦四太子昌平王完顏宗璧，皇號兀朮，親率大兵，

渡黃河，下江南，幾乎統一中國。不想背後蒙古勢力興起，大金邦也就滅亡了。但是那時候東北在中國政治上所表顯的勢力就够瞧的啦。地靈人自傑，東北那塊土上的人物，在過去曾有過很光榮的歷史啊！

大金邦還算不了什麼。到了明朝中葉，東北那塊土上又來了一個大勢力，這勢力一興，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所向披靡，見者必跑，不跑必死，用武力打下了一統江山二百多年。如若不是西洋帝國主義的侵入，中國農村封建社會的崩潰，直到現在，或者仍然統治中國，亦未可知。是非沒有一定，可以不必管他，講勢力實在是太够瞧的啦——够瞧好大半天的啦！這自然是東北那塊土上更光榮的一頁歷史。

要知東北這新興勢力是怎樣興起來的，且聽下回分解。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十日）

□ 清太祖建國

神女入浴紅果生奇人

英雄起兵白山肇帝基

（明清演義第五回）

話說在那山海關外，東北福地之上，有一座大山，名叫長白山。這山高有八千九百尺，長有一千多里。起自吉林的寧古塔，直到遼寧的瀋陽，斜插橫貫兩省之地，真乃是東北的一條大脊梁骨也。東北本有兩條大脊梁骨，一條是興安嶺，偏在西北。一條便是長白山，偏在東南。這兩大脊梁骨走到俄國的西伯利亞境內，便會合起來。興安嶺一帶以前是老蒙古韃靼的牧馬地方。長白山一帶，以前是老滿洲旗人的發祥所在。滿蒙兩大民族在世界史上都曾放過異彩。

那長白山是東北三條大江——鴨綠江，圖們江，松花江的發源地。這三條江

一個向西，一個向東，一個向北的流，流遍東北，把全東北的土地滋潤的肥沃膏腴，歸入東洋大海。至於那長白山之內更是山深林密，水草豐美。幾百里地的大林子，沒有人烟，不見天日，地下有參，人參能延年益壽。樹上有貂，貂皮溫而且暖。一關東有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這三寶便都出產在長白山裏。

深山大澤實藏龍蛇。地靈人傑，草莽出英雄。當明朝末季嘉靖年間，嚴嵩父子當權的時候，長白山裏有一個游牧漂泊的民族，由一個小小的部落發展日雄，併吞附近各部落，勢力漸漸大起來。這部落的酋長，姓愛新覺羅，名努爾哈赤，此人生得一表非凡，而且勇略蓋世，號稱聰睿貝勒。這位不是別個，便是清太祖。清太祖的酋長自然也和其他蒙古王公一樣。是由上輩世襲而來。說起清太祖的上輩，倒有一段有趣神話。據傳說，在長白山以東有一座山，叫布庫哩山。山下有一個池子，叫作布勒里砌。也不知在何年何月何日何時，由何處來了三個天女，在這池子裏洗澡。這三個天女是姊妹三個；大的叫恩吉倫，二的叫正吉倫，三

的叫佛庫倫。三位天女那種天仙的美貌，自然是不必說了。在光天化日之下，自然美景之中，明鏡一般的湖水洗到凝脂一般的肉皮上，經太陽一曬，微風一吹，那種好看可就不必提了。可惜沒有一個人看見過，祇便宜了一個飛禽，據說是個神雀。神雀看飽明星入浴有聲電影之後，嘴啣一個紅果，放在最小的天女佛庫恩的衣服之上。佛庫倫在波浪之中浮沈游泳多時，上岸看見這紅果着實鮮而且美，到肚子裏一定甜而且香，拿起來就吃了。不想紅果到肚子裏坐起怪來，猶之乎豬八戒過子母河。竟自產了一個男孩。生下便能說話，相像也很特別。長大成人之後，佛庫倫告訴他的始末根由，命他姓愛新覺羅，名布庫哩雍順，用小船載着他順流而下。到了一個地方，船停上岸。那裏正有三個大族爭執相鬥，沒有法子解決，一見布庫哩雍順的相貌特別。問他的根由，他又一五一十的一說，這三大族便以爲是聖人降生，立刻舉他作爲酋長。這段神話，自然是假的，因爲一切部落的酋長怕他的臣下不聽號令，都要假用神話。中國皇上稱天子；言其是上天的兒

子。不這樣，在那時候，不能團結的很堅固。統治的很順利。

布庫哩雍順以後，幾經波折，傳到清太祖努爾哈赤。那時長白山一帶在明朝屬建州衛，歸總兵李成梁鎮守。清太祖常出入李成梁的家中，學漢文漢話，好看三國志和水滸，對於明朝邊境的情形十分明瞭。後來建州各部落起了爭執，明兵出討，殺害了清太祖的父親和祖父（就是清景祖和顯祖）。那時候清太祖年方二十五歲，一聽這個消息，勃然大怒，非報祖父之仇不可，用遺甲十五副起兵，明朝無法，祇得殺了挑事的人，封他爲龍虎大將軍。以爲籠絡之計。但是，清太祖那裏是永在人下的，不久便在興京作了皇上，而且進一步，奪取明朝江山。那時候正是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西曆一千六百一十六年，距離現在恰是三百十六年前。

要知道努爾哈赤作皇帝以後，明清大戰的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 明末的遼邊

圖急功氣死老將

鬧意氣喜壞清兵

（明清演義第六回）

話說清太祖努爾哈赤，用他爹爹留下的十五副鎧甲，率領滿州部落之衆，一躍而起，附近的番邦俱皆喪胆，個個擊破，個個滅亡，漸漸成了一個大勢力。不過，努爾哈赤在最初還不敢與明朝開火。你道，是什麼緣故？因為明朝鎮守遼邊有一員老將，姓李名成梁。此人能爭慣戰，久居塞外，與蒙古等番兵番將，大小數百戰，戰無不勝，威震絕域，真不亞於長沙的老黃忠。明朝念其爭戰有功，封爲寧遠伯。努爾哈赤小的時候也曾出入李大帥家裏，知道他很詳細，所以雖起然

兵，仍然不和明朝反臉，并且還歲輸銀幣，互通和好。不想後來李成梁被奸臣所劾，罷職而去。明朝在十年的工夫，換了八個元帥，沒有一個不是飯桶，滿洲的勢力遂一天一天的強大起來了。後來明朝一看不好，起用李成梁，再鎮遼東，那時候老將軍已經七十六歲了，雖然說是人老刀不老，但是究竟「老不以筋骨爲能，英雄出於少世」，威風不似當年了！李成梁到邊地上一看，滿洲的勢力已不可侮，遂建議棄了六堡，保守遼河。一時尚可相安無事。不過，衆朝臣多說他人老膽怯，二次罷職不用。李成梁年已九十，回家之後，一氣而亡。清太祖一聽那份兒喜歡可就不用提了。立刻以七大恨告天，出兵伐明，攻下撫順，逼近瀋陽，遼東就如同火燎眉毛，急在眼前！

明天子一看，這可不妙，立刻派了一隻羊，姓楊名鎬，帥兵四路，彷彿一下就要把滿洲吞了。內有二員大將姓劉名綖，十分驍勇，手使鑕鐵刀，重有一百二十斤，綽號人稱「劉大刀」，真不亞于大刀關勝。但形勢已非，不是一口刀所能

挽回的。那清兵猶如潮水一般，劉綎孤軍深入，四面被圍，祇殺得血水成河，尸骨堆山，祇殺得明兵將四散奔逃，祇殺得諸兒郎鬼哭神號，劉綎父子日暮途窮，竟死在寬甸附近。劉大刀這一死真把明朝上下嚇破了苦膽，說起清兵各個都要吐舌頭。清太祖乘戰勝餘威，一氣攻下瀋陽和遼陽，並且由興京遷都瀋陽，改名盛京，清朝的根本已固，勢力已成，而明朝就更不可爲了。

那時候正是明熹宗，天啓年間，太監魏忠賢當權，一看這清朝勢力可真不得了，又用一隻大熊，就是熊廷弼，去敵擋清兵，臨行之時，皇上賜上方寶劍，可以先斬後奏，並且親送到十里長亭，擺宴餞別。天啓皇上手捧一杯酒給熊廷弼，口中言道：「將軍此去必須要旗開得勝，馬到成功」。熊廷弼接過酒來一飲而乾，回答說：「不定遼東不還朝！」君臣的決心和牛氣也真不小，可是天下事不完全是「心」和「氣」所能辦到的。熊倒是有些力量，可惜性情不好，到任之後就和巡撫王化貞不和，結果被清兵殺的片甲不存，逃回關裏。

明天子一看更着急了，又用一個猿猴，就是袁崇煥，猴也是有本領的，可惜情太烈，最初和總兵滿桂不和，後來和經略王之相不和，最後又殺皮島主帥毛文龍，結果被敵人使用反間之計，磔死在西市。從此，明朝沒有大將而清兵更沒有人敵擋了。不過僅僅一個外患還不十分要緊，同時明朝的內部，一天一天的更腐敗，財政一天一天的更困難，而大勢已去，更不可爲，惟有坐以待斃，等死而已。要知明朝君臣上下是怎樣的等死法，且聽下回分解。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沒錢亡國

窮窮窮越窮越刮

鬧鬧鬧越鬧越亂

（明清演義第七回）

老太婆前兩回說那清朝初起的時候，戰無不勝，攻無不取，勢如破竹，嚇的明朝君臣上下，手脚失措，不知道怎樣對付纔好。有人奇怪，爲什麼清朝有那樣大的力量？有人更奇怪，爲什麼明朝就那樣的沒出息？其實也不難知曉。第一，在人類以刀矛作戰爭工具的時候，農業定住的民族，總是鬥不過游牧漂泊的民族。這是必然的。在西洋，希臘羅馬鬥不過日耳曼人。在中國，宋朝鬥不過遼金元，明朝鬥不過滿洲蒙古。那游牧漂泊的人們，出入長林豐草，上山下澗，馳騁沙漠，馬走如飛；打起仗來，人高馬又大，甲重槍也長，吃苦耐勞，力氣雄壯，自

然是難敵了。那比較文明的人們，因文而弱，因弱而衰，在以腕力作中心的戰爭中自然不容易取勝。第二，那野蠻民族用血統和宗教的力量團結起來，團結的特別堅固。上陣父子兵，一心信服老天爺，腦筋雖然簡單，樣子也彷彿呆頭呆腦的，但是不油，不滑，不好，不詐，因此便可以不複雜，不爭執，不腐敗。那比較文明的人們，因為太聰明了，太多心了，太鬼頭了，就勾心鬥角，縱橫捭闔，挑撥離間，爭鬥陷害，互相傾軋起來。有人說：『他們不開意見，不爭閒氣，不生是非，精誠團結，一致對外，不好嗎？難道說，他們不知國破家亡之後，大禍臨身嗎？』其實，他們知道也沒有用。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禍患已成，大勢已去，靛缸裏拉不出白布來，他們想自拔也是不可能，何況他們就不想呢！

內腐外患固然是明朝亡國的原因，但是此外還有，還有，還有一個，就是「窮」！錢這個東西真不得了！有錢可以興邦，無錢可以亡國。一個國家的盛衰不必看旁的，看錢就夠了。這絕對不是「我們婦道人家愛錢」，事實確是如此。以

民國而論，袁世凱有善後大借款，民二三年熱鬧一陣，安福系有西原借款，民國六七年又熱鬧一陣，南京有幾萬萬的內債，北伐以後也熱鬧一大陣。錢完了，勢力就會完了。「有錢使得鬼推磨」，貓狗都是忠實同志。「沒錢太太找他人」，而況貓狗乎？！所以錢這個東西，真乃神通廣大之極矣！

明朝末年就吃了沒錢的大虧。軍隊鬧餉，一再譁變。袁崇煥將一到關外，在寧遠的川軍，湘軍，因為缺餉四個月，全營鼓譟，其餘十三營隨和，把巡撫和總兵綁在譙樓之上，彷彿現在綁師長肉票似的。錦州薊州的駐軍繼續倣效。那時候戶部的人說，每年歲入不足有一百一十三萬兩，皇上的內供尙不在內。一百幾十萬兩，現在看來不算什麼，那時候實在是一個大數目。明末清初，每年歲出不過一二千萬兩，比起現在來，還不够二個月用的呢！

至於明朝爲什麼那麼窮呢？那要問明朝大老他們自己了！神宗時候，福王大婚禮，費三十萬兩，合現在五十萬元。明朝的五十萬元，至少要抵現在二三百萬

元用，娶個媳婦花那們多的錢，國家怎能不窮！娶完媳婦又蓋房子，在洛陽新都蓋邸第，又花了二十八萬兩。皇子一肥天下就瘦，瘦則窮，窮則無餉，無餉則兵變，兵變則爲匪。討匪要招兵，招兵要用錢，用錢要刮民，把民刮急了，民不能活着也當匪。剿匪又招兵，招兵又用錢，用錢又刮民，把民刮急了，民不能活着又當匪。剿匪又招兵，招兵又……像這樣兵匪相生相剋，相剋相生，結果剋不如生的多，不久在中國西北方，陝西地面，便生了一個大匪來，竟自攻破了明室的北京，要知道這匪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官逼民反

太監有恃橫征暴斂

農民無路抗稅殺奸

（明清演義第八回）

「錢是英雄胆」。沒「錢」既不「英雄」又無「胆」。「床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沒錢把「壯士」都嚇得變顏變色，錢之功用大矣哉！一個國家尤其不可缺錢，缺錢則必亂。財政是國家好壞的試金石。常言道：「國富兵強」。「強」和「富」也是互為因果的。

明朝末年的君臣，驕奢淫逸，北遊南巡，聲色狗馬，那一樣不用錢？皇太后一雙絲襪子要用幾十塊現大洋。妃子的擦屁股紙，都是外國特製的，十塊錢一筒。宮庭內苑四季有不斷的鮮花，這鮮花都講究要西洋運來的。封疆大吏兼洋貨買

辦。真乃又足，又美，又樂，那種神氣就不用提了！但是，他們拍拍良心想想，那錢都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無非是民脂，民膏，民血，民髓！如若再遇上「皇上大婚禮」，「皇子大婚禮」，或是「國舅大婚禮」，或是「國姨大婚禮」，（註：「國姨」是對「國舅」而言，因為有「國舅」，一定要有「國姨」，所以示男女平權之意也）那更是不了。在神宗萬曆年間，因為諸皇子婚費，下詔提取大庫銀二千四百萬兩，把戶部的庫藏司提的乾乾淨淨，又提各省的省庫，天下的財富遂告匱乏了！

現錢是沒有了，但吃慣了，花慣了，馬上勸他儉省一點，仍然是忠言逆耳，死也不肯聽。同時，而且，清朝的勢力已經從東北跳起來了，不能不抵抗，因此要練兵三十餘萬，設了四個總督，十三個總兵，每年用餉五百餘萬兩。內也用錢，外也用錢，吃喝玩笑樂用錢，上前敵衝鋒打仗也用錢，錢從那裏來呢？自然唯有刮民。刮呀！刮呀！使力的刮！刮的地皮都光了，還向下刮呢！

有人說：『開礦可以開出金銀來，有了金銀就有錢了！』於是皇上派親信的太監到各省開礦。人民的良田美宅，他們硬說底下有礦脉，非讓出來不可。地方官吏應酬不週便要收監入獄，打板子問罪。

開礦是遠水不解近渴，於是乎一回，兩回，三回，四回的增田賦。「寅年吃了卯年的糧」，有時候寅年吃了辰年，巳年，午年，未年的糧，但仍然是不夠。皇上又派親信的太監作稅使，勾結土豪，劣紳，流氓，奸民，到各省橫征暴斂。明史上說：『窮鄉僻壤，米鹽牛豕，皆令輸稅，中人家，大半皆破，由是民不聊生，變亂蠭起。』

有些地方好父母官替人民說話，都被奸臣害死。最末後，刮的老百姓實在不能受了，逼的老百姓實在無路可走了，氣的老百姓實在不能再忍了，這歷史上號稱馴良的中國農民，也不能不起而反抗了。我們聽戲，有一齣五人義，你看蘇州城那位十三太保有多們英雄啊，那就是明朝末年的事。那十三太保就是一位農民

的領袖。在湖北武昌漢陽關的更兒。幾萬農民圍了稅使陳奉的衙門，把十六個奉黨投到江心。陳奉本人逃到楚王府中方能免去一死。以後漢口，黃州，荊州，荊門，襄陽，寶慶，湘潭，各地農民也都起來暴動。山東臨清的農民驅逐稅監，殺了稅監的走狗三十七個人。

農民雖然屢次暴動反抗，還沒有打算奪取明朝江山社稷。但是那羣利慾薰心，自私自利，昏聩庸愚，祇認識「錢」不認識「民」，祇認識「皇上」不認識「老百姓」的明朝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們，並不因此悔悟一丁顛點兒，也并不改正一丁顛點兒，並且一天一天的更加暴虐起來。農民實在無路可走了，實在沒有法子活着了，于是高仰祥，李自成，張獻忠在陝西延安府造起反來，號稱闖王。這也是刮出來，逼出來，窮出來的結果啊！要知道闖賊怎樣蹂躪明朝的江山，且聽下回分解。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 流 寇 起 後

金枝玉葉作血酒

皇親國戚上腦箍

（明清演義第九回）

老太婆是個沒知識的女人。俗言有話，『老娘兒們人家知道些什麼？』又高又深，看着恍眼的東西，老太婆實在是不知道。老太婆祇知道些個土地上的文章。土地文章上彷彿常用的一句話是『窮急啦！』人一『窮』實在容易『急』。彷彿又有常用的一句話是『人急了造反，狗急了跳牆。』由此說來，這『造反』是『急』的結果，而『急』又是『窮』的結果，『窮』對於『造反』的作用實在是不小。反過來說，一身漂亮西服，出入跳舞場，雖然滿嘴『革命』，滿嘴『破鑼』（註：『普羅』是個摩登名詞，農工等窮人的綽號，最好是譯成『破鑼』，倒有些相像）直到死，他也『革』

不了「命」，也「破」不了「鏹」！

在明朝末年，沒有革命黨，也沒有牛克思，但是因爲上刮，下貪，中飽的太厲害了，人民窮急無路，竟自暴動起來。沒有革命同志，破鏹家去領導他們，但是何愁沒有領導的人？便有李自成，張獻忠，小紅娘，一丈青，王虎，掠江虎，混江龍，九條龍，老猢猻，革裡眼，左金王，改世王，橫天王，順天王，混十萬，過天星，射塌天，曹操等，「高粱地綠林大學」畢業生，「山溝大將」等，來領導一陣，帶着這羣窮急眼的人，東殺西砍，搶吃搶穿，殺完，砍完，搶完之後，一溜就跑，歷史學家管他們叫「流寇」。

明朝末一位皇上是崇禎帝，在他上台不到一年，流寇便起來了。那流寇是由那地方來的呢？在陝西延安府一帶，接近西北邊疆，本來駐軍隊很多。軍隊缺餉無糧，成了「餓軍」。軍一成「餓軍」，那地方的人民自然不能不成「餓民」。「餓民」之中一部份老弱無能爲的自然攢進小河溝死了完事，另一部份年輕力強，不肯

坐着等死的，便和「餓丘八」合作起來了。那時候，延安府米脂縣有一個人，姓李名自成，是打鐵的出身，頗有兩臂膂力，好交江湖綠林好友。他有個舅舅叫高仰祥，素日就當鬍子。甥舅二人，臭味相同，自然更是說得來。他二人一看這種情形，以爲有了機會，便自稱「闖王」，統率起這羣「餓民」和「餓軍」的集團來。這便是「闖賊。」

闖賊將起的時候，如若用力的剿滅，也未始不能一掃而平。無奈明朝的官吏早就腐了，遇事祇求「遮遮蓋蓋」，「敷衍敷衍」，「混過去就好」，絕對的「不睬泥」，「不担重」，永遠想「站乾岸，敲鑼邊，坐山看虎鬥」，尤其想「找便宜」，「拾落兒」，「移禍於人」。皇上問他：『有匪沒有？』他必說：『沒有！』即或說聲：『有！』必然再說：『不大要緊！』或是『已經被我打跑了！跑到張三木頭六那裏去了，不關我事了，請您問張三木頭六吧！』又加上山西陝西連年大旱，窮到「人吃人」。

此外朝中又有一位高明先生，名喚劉懋，他主張裁員。裁員之後可以替皇上省

幾個錢，但是他不想裁去的人幹什麼去？皇上自然贊成，首先裁驛站冗卒。那驛站猶如現在的郵政局，驛卒猶如現在的郵工。現在的郵工不好惹，以前的驛卒也不好惹。他們都是泥腳光棍，日行百里，兩腳如飛，一旦被裁，全家大小都沒有飯吃，焉有不出亂子的道理？這羣災官，災吏便聯合災民，加入了流寇。流寇之中有餓軍，有饑民，有災官，有災吏，勢力便大起來，官家便沒有力量敵擋了。

那時候，明朝在高台上的人們呢？他們仍然是吃！喝！玩！笑！樂！誰想到李自成率領闖兵闖將攻出潼關，殺到洛陽。在洛陽有一位福王，那福王正是結婚花三十萬兩，蓋府花二十八萬兩的那一位，人民把他恨死了，恨入了骨髓。個個兵丁口口聲聲的說：『老皇爺刮盡天下地皮肥了他一個人，現在他府裏，金錢堆成山，讓我們餓着肚子去死，那可不能！』有人勸福王散家財賞兵士，福王還是愛錢不肯呢！後來李自成破了城，拿住福王，一刀殺死，用勺刮血，拌鹿肉吃，

叫作「福祿酒」。燒了他的王府，散了他的金錢，賑濟窮人！

那時候，北京城裏還有一個田國丈是崇禎皇上的老岳，年衰蒼蒼仍然好色。府裏的坤角姨太太，晝夜彈唱歌舞，不改一丁顫點兒，李自成破了城之後，給他上腦箍，把金銀財寶都箍出來了，姨太太也都溜之乎也，各自找他的拉佛兒去了。這是後話，暫且不提，等到下回，再說詳細。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李自成進北京

兩面強敵隻手送社稷

一代君王遮面見閻羅

（明清演義第十回）

話說明朝崇禎年間，流寇四起，天下大亂。那李自成、張獻忠等人擾亂陝西

，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河北，山西等省。所到之處富貴之家殺的乾乾淨淨，搶的淨淨乾乾。那羣金枝玉葉，龍子龍孫，皇親國戚，國丈國舅等等，平日裏養尊處優，生的肥頭大耳，一聽槍聲，手脚抖戰，寸步難行，而且是顧「人」顧不了「錢」，顧「錢」顧不了「人」，顧「自己」顧不了「姨太太」，顧了「姨太太」顧不了「自己」，多半都死在賊人的亂刀之下。可歎哪！可歎！

有人說：明朝天子既處台上，兵權財權具都在手，用盡天下的力量，為什麼會不能平流寇呢？這話表面聽着似乎有理，事實並不是這樣的簡單。流寇這種東西不起則已，一起就沒有法子辦。但是起來也不容易，非是全國大多數人民被刮，被逼，被壓到十二分，絕對不能實現。流寇的戰術是南奔北竄，聲東擊西，出沒無常，見硬就回，見軟就打，避實攻虛，官軍勢強則散，勢弱則聚，零整變化。他打開一座城，大搶一陣，飽載而去。官軍打回一座城，滿城都是難民，不僅是一無所得，而且要出錢放賑。流寇在前面跑，官軍在後面趕，趕了半壁天下，

那半壁天下就養活不起了！這種戰術就是現在所說的「游擊戰爭」。明朝的流寇用這種方法。清朝的捻匪，民國的白狼，老洋人也用這種方法。現在的共產黨也用這種方法。流寇，捻匪，白狼，老洋人，他們沒有理論，沒有辦法，沒有主義，已能鬧到那們兇，那們大，那們久了！

李自成利用游擊戰術，在陝西河南鬧了很久，本來就不容易解決，無奈北邊的清朝又進關了。洪承疇，盧象升等人本來都是打流寇的，到後來都不能不調去防北。兩頭一位，顧了腦袋，顧不了屁股，顧了屁股，顧不了腦袋，北面緊完，南面又緊，內裏將動手，外頭又插腿，既窮而又亂，下既不睦，上又不和，明朝到這步田地，國要是不亡還有天理嗎？

於是乎，李自成在陝西西安府即位登極，作了皇帝，率師北伐，破了太原，進到代州，在寧武關前大戰周遇吉。關破之後，周遇吉空手巷戰，被亂箭射死。李自成更如入無人之境，一直的到了北京。曹太監開了彰儀門，李自成的大軍

菜市口一直的奔向前門，明兵在棋盤街打了一場惡仗，但是，大勢去矣！不是仗所能挽回的！

再表那位住在深宮的崇禎皇上，在龍床之上盤算國事，耳邊廂忽聽的人喊馬嘶，殺聲震天，有如山崩地陷一般，大響而起，出神武門，上景山，向南遠望，火光熊熊，直冲霄漢，一羣一羣難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哭叫奔逃。崇禎皇上歎了一口氣，轉駕回宮。把他親生女兒，長平公主，喚到面前，歎氣言道：「兒呀！你，你，你……為什麼生到我們家裏來了！」話言未了，崇禎皇上左手遮住自己眼睛，右手拿起寶劍向下一砍，把公主砍在丹墀之下。轉過來對皇后說：「御妻！你我夫妻從此分別。你，你，你……你也尋個自盡了吧！」皇后淚流如雨，連說：「謝主龍恩，妾身要先行一步。望萬歲善保龍體，爲國鄭重！」說吧，三尺白綾竟一命嗚呼！崇禎又親身殺了幾個妃嬪。一夜無眠，第二天早晨，李自成進了內城，崇禎皇上鳴鐘聚集百官，一個人也沒有到。崇禎皇上連連歎

氣，二次上景山，用衣襟寫遺書，自己說：『沒有面目見祖宗。』後又去了冠冕，散髮蓋面，弔死在景山小樹之上？可憐一代君王竟自死於非命！要知李自成進北京以後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陳圓圓

× × × × ×

張艷幟閨秀落平康

開盛筵武將警佳人

（明清演義第十一回）

好多天沒有上坤角。連日裏竟講窮論亂，談殺說砍，我想看的人一定有些討厭了。在這種年頭兒，上上下下，朝朝暮暮，口口聲聲那裏能離開女性？因此，老太婆今天上個花旦，一來爲湊熱鬧，二來也可以摩登的更多一丁顛點兒。

說女人仍然要從男人說起，因為沒有男人顯不出女人來。沒有男人更顯不出女人的尊貴來。話說明朝末年，有一員大將名叫吳三桂。他的祖先本是個好吃大蔥的老山東。他爸爸吳襄是個馬販子，常往來遼東的金復海蓋一帶等處，因此便寄籍遼東。吳襄因為販馬，很蒙守遼大將李成梁的提拔。吳三桂借着他爸爸那股子攢勁，也吃上軍營的飯。朝中有人好做官。父是英雄兒好漢。不幾年吳三桂便升到總兵，統領大兵了。

吳三桂雖然已經有權又有錢，飽暖自然也要思淫慾，乃是人性之常，不足為怪，無奈駐守遼邊塞外之地，荒涼空曠，滿眼都是霜雪衰草，那裏能找樂呢？尤其美貌的摩登女人更是缺少的厲害。而且，崇禎皇上也有詔旨：凡是出征的將士一概不許帶家眷，更不許嫖妓宿娼，違令者斬！這老總們的生活就更乾燥了，乾燥久了想濕潤，便請假到北京。猶如現在南京作官人星期六必趕上海一樣。可恨明朝那時候，沒有星期，所以非請假不可。吳三桂也未能免俗，時常，以省親為名

，請假回北京來。說到北京，在明朝自然唯一的歌舞昇平之地。那時候北京有一個著名的歌妓，名叫陳圓圓，本是山西太原府的大家閨秀，詩畫歌曲沒有一樣不好。有人叫他陪一回酒，或是唱一個曲兒，俱都要紋銀五兩，在那種年月兒，行市也就够瞧的啦。吳三桂在塞外防地就久聞豔名，來到北京更想見一面。有一天，朝中許多大老爲應酬丘八爺，在東興樓請客，席間有人提議把陳圓圓叫來。吳三桂連說：『贊成！贊成！』立刻派副官長拿着各位大人的名片，坐上汽車，開足馬力，去接陳圓圓。過有一點多鐘，把大家等的心火如焚。每過三秒鐘必說一句陳圓圓，一共說了多少句陳圓圓，因爲沒人紀錄，無從統計。大家側着耳聽外面的車聲，人聲，連鼻息都不敢太多出，怕的是擾了旁人的耳音，招旁人討厭。忽然間，鳴的一聲汽車喇叭響，賽個綸音佛號一般，大家異口同聲：『陳圓圓來了！神仙來了！』不消片刻，飯館跑堂的打開門簾，嘴裏說：『陳圓圓來了！』吳三桂站起身定睛一看，那陳圓圓：

黑鬢鬢賽鴉鵲的鬢兒，翠灣灣似新月的眉兒，清冷冷杏子眼兒，香噴噴櫻桃口兒，直隆隆瓊瑤鼻兒，粉濃濃紅艷腮兒，嬌滴滴銀盆臉兒，輕嫋嫋花朵身兒，玉纖纖葱枝手兒，一捻捻楊柳腰兒。

果然頭是頭，脚是脚，中間是中間，打扮的漂而亮，鮮兒且艷，天生姿容，美在骨頭裏，真乃一位絕代佳人也。

陳圓圓進門之後，水鈴鐺似的眼睛，向座上一看，見首座，一位少年軍官：頭戴紫金冠，身穿一件紅錦戰袍，腰繫雙股綉鸞帶，足下直裰戰靴，隨配一口寶劍，金光四射，生得面如滿月，唇似丹硃，真乃人品出衆，相貌堂堂，一表非凡也。

吳三桂這個人如若按照現在的服裝，穿軍服，馬褲，長筒皮靴，外加一件灰泥面紅緞裡子大氅，烏油頭髮，一臉雪花膏，胸前寶星寶章玎玎瑤瑤，那真是個摩登小旅長，陳圓圓恐怕更要愛他了。

兩個人彼此一看，四隻眼睛成兩條平行線，大家齊叫，『過電了！』正是：

有緣千里來相會 英雄難度美人關

要知道吳三桂見着陳圓圓以後的事情怎怎樣樣，咱們還是且聽下回分解。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四日）

× × × × ×

將軍的相思病

戎馬破良緣

侯門絕情侶

（明清演義第十二回）

自古常言道：『英雄難度美人關。』其實，狗雄也難度美人關。因為『飲食男女』，人和狗是一樣的。人和狗的不一樣，固然在『飲食男女』的方法，但是『飲食男

女』的要求，無論人或狗總是一樣的。所以吳三桂不論是英雄也好，是狗雄也好，祇要是個「雄」，一見陳圓圓就不能不動心。陰陽相感而又相吸，陳圓圓一見吳三桂也就不能不動心。說好話，所謂「才子佳人信有之」。說歹話，便是「狗男狗女亦有之」。

人也好，狗也好，似乎不必太多管閒事。及早回歸正傳要緊。話說吳三桂見着陳圓圓之後，電門一開，兩個人馬上通了電流。左右捧場的陪客趕快為她們介紹說：『這位是吳總鎮，吳大人。這便是陳老四。』吳三桂連連點頭，口中說道：『果然名下無虛。邊境塞外的武夫，今天得見仙人，真乃三生有幸。』陳圓圓眼珠一轉，回答說：『很久的聽說將軍的威名，今天得伺候您，也是奴家的小福氣。』跑堂的立刻加凳，圓圓在三桂下手挨近坐下。圓圓坐下之後，立刻滿座生輝，主客都興奮起來，猜三叫五，大吃，大喝，大樂起來。

三桂不大工夫轉臉看圓圓，圓圓也轉臉看三桂，二馬一交銜，彼此各一笑。

三桂便問圓圓：「青春幾何？」圓圓回答：「虛度二十一歲。我家不遠，望將軍有空留步。」二人說的漸漸入港，忽然有人提議，叫圓圓唱個好曲兒給吳將軍聽。圓圓正要拿琵琶，不想豬（朱）閣老，羊（楊）中堂，馬尙書都派人來接，這裏不肯放，那裏一定要接，鬧成一團。正在這金迷紙醉，花天酒地，熱熱鬧鬧的當口兒，忽然流星探馬飛報：「清兵攻破冷口，下了昌平，直奔北京而來。皇上下詔調遼東兵入援，袁大師命祖大壽爲前部，星夜勤王。并令吳三桂火速回防，留守寧遠。」三桂一聽嚇的面如土色，急忙退席回家，收拾收拾，回邊去了。

不久的時候，清兵退出關了，天下又太平了，明朝君臣又吃，喝，樂起來了。吳三桂便又請假回北京，名爲省親，實在爲找陳圓圓，誰想到了北京，陳圓圓已經不作妓女，鳳去樓空，對樓歎了三口氣，後來一打聽，方纔知道被國丈田曉，田老頭子買作第二十四房姨太太。那田國丈大家都知道是崇禎皇上的老岳，乃是一門皇親內戚，人雖老而心不老，世界雖亂而他老先生賞樂并不亂，真是達觀。

人也。

達人也怕丘八，對丘八也要應酬。田國丈聽說吳三桂到北京，不能不下帖請吃飯。吳三桂一看，正中下懷，立刻帶領副官長，護兵，馬弁，手槍隊，來到田國丈府裏。按禮迎入，就席開宴。酒三巡，三桂開口問道：「聽說國丈府中，歌妓很多。可否令小將一開眼界？」田國丈滿口答應：「可以。叫陳圓圓來。」三桂一聽陳圓圓三個字，猶如同半年沒過癮的大煙鬼。打了一嗎啡針，全身十萬八千個細胞都在那裏顫動，三千六百個毛孔都是舒服的。

那消片刻的工夫，陳圓圓細移蓮步，輕款而出。兩個人一對面，三桂直望着圓圓，圓圓直望着三桂，靜默了三分鐘，圓圓眼圈一紅，熱淚幾乎要奪眶而出，祇好低低頭，轉轉身。這時候，三桂的心裏，酸溜溜的而又辣辛辛的，甜絲絲的而苦唧唧的，說不出是好受，是不好受，也說不出是樂或是苦來。

田國丈先開口說：「有遠來貴客在此，圓圓你可唱一段體已曲兒，以表歡迎

之意』圓圓立刻叫人拿過琵琶來，抱在懷裏，然後舒玉腕，展珠喉唱道：

懊恨薄情輕棄，離愁閒自惱。心癢痛難搔，愁懷悶自焦。讓了甜桃，去尋酸棗，奴將你這定盤星兒錯認了。想起來，心兒焦，悞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梢來沒下梢。

唱的如怨，如怒，如泣，如訴。三桂一聽，實在忍不住了，上前用手拉住圓圓，向田老頭兒說聲：『謝謝！』立刻就跑。正是：

色膽包天大

情場是非多

要知吳三桂究竟搶去陳圓圓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七日）

□ 爲姨太太而戰

殺父尙可留餘地

奪妾何能共戴天

（明清演義第十三回）

話說陳圓圓對吳三桂，在田國丈的席上，眉來眼去，眼去眉來，愁眉淚眼，淚眼愁眉，弄的吳三桂這老粗，情火中燒，真忍受不住了，本來，自古言道：「嫦娥愛少年。」田老頭子娶了陳圓圓，實在如同羊肉落在狗嘴裏，一朵蓮花插在狗屎上，旁人看着尙且可憐，何況本人？所以吳三桂用手一拉陳圓圓，陳圓圓也就半推半就的跟着吳三桂跑了。田國丈一看自己的愛妾被吳三桂搶去，焉有不急，不氣之理！但是，吳三桂是個兵權在手的人，當今皇上還要敷衍，籠絡，何況旁人？而且，吳三桂身後的副官長拿着盒子炮，睜着眼睛，十分可怕，此外還有

護兵，馬弁，手槍隊，一個個如虎似狼，怒目橫眉，撇着大嘴，打外國人固然打不了，嚇中國人滿可以嚇一氣。田老頭子長歎一聲，祇好忍肚子痛了！

吳三桂把陳圓圓架到家裏之後，當日就收作第五房姨太太。在陳圓圓雖然仍是姨太太，并不曾提升半級，不過，薪水比以前增加，并且十成發放，不折不扣，那份兒心滿意足，可就不用說啦。吳三桂更是「久旱逢甘雨，新房遇故知」，那份兒高興快樂也就不必說啦，苦祇苦了那田國丈，田老頭子，終日裏唉聲歎氣，旁人以為他憂國憂民呢，其實他是想陳圓圓！有時候，田國丈怒氣填胸，拍案大罵，旁人以為他痛惡流寇猖獗，其實他是恨吳三桂！有時候，田國丈擦老拳，磨老掌，彷彿要抵抗清兵似的，其實他心裏滿是想搶回陳圓圓。可憐又沒有那們大的力量！有時候，放聲痛哭，彷彿是死了二老爹娘，其實他心裏是悲傷那佳人已屬丘八爺，追也追不回來！

在明朝的關老大臣文武百官，沉在酒缸裏，溺在色海裏，泡在醋罈子裏，為

女人鬧的天翻地覆的時候，李自成，破大同，過南口，直奔北京而來。吳三桂和陳圓圓入洞房慶花燭，大開筵宴之際，北京附近避難的飢民一個個扶老攜幼，懷男抱女的四竄奔逃，兩吊錢可以買一個孩子，一兩銀子出賣自己的結髮妻室，折斷了至親骨肉，打散了恩愛鴛鴦！崇禎皇上眼看江山社稷不保，立刻發內帑五千萬修理北京城防，又封吳三桂爲寧遠伯，有旨諭即日回防帶兵回救京師。

吳三桂在洞房一夜無言，第二天下午二點半方纔起床，一聽這消息，真如冷水澆頭，那份難受就不必說了。新到手的美人兒，那裏捨得和他分別呢！挨了一天又一天，再又一天，又挨一天，到第四天，他爸爸吳襄實在忍不住了，非逼他立刻動身不可，并且警告他：如若再不走便有「欺君」「誤國」兩條大罪，身命恐怕要不保，吳三桂祇好一頓足出關去了。

吳三桂在關上，終日悶悶不樂，也無心操練人馬。忽然有一天，老家人吳成在轅門叩見，三桂立刻傳他進來。吳成面色憔悴，態度慌張，遞上一封書信，三

桂拆開一看是他父親吳襄親筆寫的，上邊是勸吳三桂火速歸降李自成，如若不從，爲父的性命就要不保，三桂便問吳成：『北京情形如何？』吳成半哭半歎的說：『少東人們！提起北京來，真是令人不忍說了！李自成攻進北京，殺人放火，祇弄得尸橫大街，血水滿溝。可憐那些大官宦人家，什麼豬閤老宅，羊中堂宅，馬尙書宅，都被搶一空！那些大官兒也曾跑在李自成面前，迎王接駕，李自成罵他們是些『害民的東西』！天下就是他們弄壞了的，』一個個用火烤烙，烤烙的爹媽亂叫，祇好拿出銀子來買命。銀子拿淨了，李自成便把他們開刀。少東人們，你看有多們慘哪！』吳三桂點點頭，一語不發。吳成又說：『我們家也被他們搶的一空，財產傢俱什麼都沒有了！』三桂說：『我回京之後自會發還的。』吳成又說：『唉呀呀！少東人哪！咱們老太爺也被拿到三法司去了！』三桂說：『不妨！我回京之後，自會放出的，』吳成又說：『少東人！還有一件小事：你新收的五姨太太被一名闖將名喚劉宗敏的，搶到他營中去了，聽說已作壓寨夫人。』

三桂說：『怎麼講？』吳成說：『作了壓寨夫人！』吳三桂跳下座來，向西一指罵道：『李自成！閹賊！我與你不共戴天！中軍！傳令下去：大小三軍齊換白衣白鎧，另豎白旗一而，上寫『替君父報仇』，即刻兵發北京！與閹賊決一死戰』。正是：

六軍皆縞素，一怒爲紅顏。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

×

×

×

×

×

×

吳三桂請清兵

用漢兵大清成一統

投北國名將作貳臣

（明清演義末一回）

話說吳三桂因爲闖將劉宗敏搶去了他的愛妾陳圓圓，立刻掛起羊頭賣狗肉，宣言爲君父報仇，與師南下，和李自成決一死戰，誰想心有餘而力不足，那流寇身經百戰，悍異常，吳三桂等一羣營混子怎能鬥的過？而且內無糧草，外無救兵，一面打仗，一面害怕，遂被李自成殺了個大敗而逃，跑回山海關上，關起大門不敢出來。李自成在外堵了他一個水洩不通。

吳三桂在關上，悶悶不樂，愁了好幾天，忽然想起來他的舅舅祖大壽現在清朝作官；我何不借這一條綫索投降清主，引來清兵，一來可以打敗李自成奪回陳圓圓，二來也可以升官發財。清主早有取中原之意，對於這內應，當然也歡迎。吳三桂左想也有理，右想也有理，便寫降書降表親到盛京。那時候清國正是幼主在位，攝政王多爾袞主持國政，一見大喜，立刻發兵進關，在山海關附近遇見了李自成的隊伍幾十萬衆，人叫馬嘶，聲音聽出幾十里地以外。多爾袞命吳三桂與

李自成先決一雌雄。吳三桂率領舊日明兵明將向前直冲，和闖兵圍將殺成一團。這時候舊明兵明將，因為後有靠山，前有希望，中有一股報仇的怨氣，情形和以前大不相同，人人奮勇，個個當先，闖兵圍將因為是最末一戰的生死關頭，也拚命的幹，祇殺得天昏地黑，日月無光。李自成兵多，把吳三桂兵圍住在又被打開，打開又圍住，殺得死緊緊一團，難分又難解。多爾袞一看倒收了口氣說：『好一場惡戰！自孤家入關以來，大小數十餘戰，真沒見過這樣激烈的苦鬥！可見漢兵並非不能打，不過，非有外國人督着他們，是不能打的』

正在酣戰之際，忽然起了一陣大風，多爾袞說聲，『不好！』眼看吳三桂兵把李自成兵要席捲起來，多爾袞急命他的兩個胞弟武英郡王阿濟格，豫親王多鐸，率旗兵直從陣右殺入，衝到中堅。那時候，萬馬奔騰，流矢雨墮，天颰大風，沙石飛走，擊人如雹。李自成正在高岡之上，手拿令字旗指揮，大叫一聲：『清兵來了！』上馬就跑，闖兵圍將大崩大潰，自相踐踏，人可就死多了，直落得僵

尸遍野，溝水盡赤。

從此明朝再沒有人能抵抗清兵。清兵最後取了北京，下了山陝，平定了江南和雲貴，成爲統一。在這中間，雖然有史可法等人，憑着一腔子熱血，一肚皮忠義，想恢復明室江山社稷，但是大勢已去，怎能搶回？並且他祇有「心」而無「力」，祇有「感情」而沒有「辦法」。他們要想在已經腐敗的團裏，已經衝突的人裏，已經沒落的勢力裏，找新出路，那焉能得？！不過，明室以後的遺民遺臣在國亡之後得到很深的教訓，有了徹底的覺悟，他們從秘密的組織民衆入手，捨棄那利慾薰心，東來東倒，西來西倒的士大夫等上流人，而致力于江湖鄉村的老百姓，要有嚴密的組織，要有嚴格的紀律，要有共同的信仰：這便成爲哥老會等秘密團體。後來被革命家看破，揭穿之後，卒用其力以亡清室。雖然晚了二百年，總還算報了國仇。說到這裏，又回到我們那一句老話，是天下事一治一亂，矛盾發展，自古至今，都是如此，後人看我們也如我們看古人一樣。最末，老太婆要引

舊詩以爲收場：

先迷後易事應難，天道如何未好還。秉筆且編興廢事，盼誰來保好江山？

（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



想東北

×

×

×

×

×

四年前的追憶

東北是老太婆的第二故鄉。老太婆自幼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但老來以後，出了一回門，就是到東北去。老太婆自幼死守一把剷子和剪子，除了家常之外，一丁顛點兒的外事可以說都不知道，但老來以後，知道了半點半滴兒的外事就是關於東北的事情。老太婆是一個女流，在老太婆年輕的時候。中國還不這樣的摩登，所以老太婆在半老以前從來沒交過半個朋友——尤其是男朋友——但全老而又死去老頭子以後，交了一些朋友——內中也有不少男朋友——這些朋友多半都

是東北人，因此，老太婆自從去年九一八，小鬼們搶去東北，東北老百姓死走逃亡以來，心裡那們痛，痛的比任何人都痛，是一輩子也不曾有過的痛——就是我們老頭子死的時候也沒有這樣痛過。

我到東北去是在民國十七年九月，掐手指頭算，到現在整整的四年。老太婆睜開老眼看看現在，使我不能不回想四年之前，回想四年前在東北的一切，我真愛東北，我們捨不得東北，我還要再到東北，雖然現在的東北在強盜手裏。有機關槍大砲看守着。東北真好啊！東北真美麗啊！東北真肥，真富，真是一塊樂土啊！太太小姐們！如若你們不信，我可以把那一年親眼看見的對你開一回旁。

大家都知道，在老太婆起身到東北那一年，正是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四海昇平，五穀豐登，人民齊享盛世之樂的時候，但是，老太婆以難民的資格由北平跑到遼寧，猶之乎現在東北的朋友以難民的資格由遼寧跑到北平一樣。同時以這種資格到遼寧不祇老太婆一個人，自張宗昌褚玉璞統治他們的家鄉以來，直魯

豫的老百姓，携男帶女，下關東當難民的每年是有幾十萬人。像老太婆這樣的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在四年前的夏季，天熱，人也熱。那時候，北平的所謂上流人，所謂君子，所謂知識階級的，都作『塗』『刮』兩大工作。第一是『塗』，先塗牆，後塗房，一時青白灰漲價一十五倍。紙舖、印刷局，顏料店都作了好生意。油漆匠，泥瓦匠，裱糊匠等普羅好哥們都忙起來了，塗完牆和房再塗自己，像擦雪花膏似的直向臉上擦青白灰，嘴裏還不斷的說：『我是老同志。我是真正地道老牌王麻子。如有假冒，請來一試方知余言之不謬也。』其實，他將罵完孫大砲還沒有三天！

另有一部份，眼前還來不及塗顏色另勾副花臉，用刀使勁的刮，刮，刮。刮去本來面目，刮去那一副打飯吃的鬼臉，一面刮，一面嘴裏不住的說：『我絕對不是這個。我絕對不是那個。謠言。謠言。如若不信請查家譜，有祖宗為証』。

其實，他拍奉天的馬屁，拍的手還不會消了腫！

在另一方面呢？一開口：『你們這一羣反動份子。一個不要。一個不要。滾蛋！滾蛋！你們當初怎樣的殺我們，捕我們來着？』

這是四年前的情形。和現在比比，怎麼樣？將來又怎麼樣？且不必管他。不過，老太婆的兒子，因此打掉飯盤，老太婆也看不慣，聽不慣，氣不慣，急急忙忙要找一個世外桃源，一塊沒有是非可以吃飯的樂土。於是；老太婆便以難民資格準備到東北而去。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 兩國之人！

北康船上渡津沽

——想東北之二——

話說在四年前的今天，這北京開始北平，於是北方就由「京」（註：京者大也）。而「平」（註：平者削平也）了。那時候，已平的北平城裏，天天慶祝昇平（似乎不是歌舞昇平？）而又裝飾太平。（似乎不是粉飾太平？）一羣久曠的人們，也開始搶飯碗，抓飯碗，撓飯碗，勾飯碗，躐飯碗。無論是指，是抓，是撓，是勾，是躐，那一手，我們這久住北京的老腐敗，都招架不了，結果，我們祇好丟掉了飯碗，去到東北作難民去。老太婆因為兒子的緣故，遂也是難民之一個。婦人本以從男子為原則，古人有「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格言，這也是分所當然，命該如此，怨不上誰來。

可是，老太婆是初次出門的人，平日裏寸步不離繡房，這回要走一千五百里的塞外長途，豈祇是苦，而且還是怕。並且，那時候，北寧鐵路不能通車，要坐火車到天津，再坐輪船到營口，再由營口坐火車到大石橋，在大石橋換車方纔能到瀋陽。一路之上，又是車，又是船，又要住店，又要用脚行。俗言有話，「車

，船，店，脚，牙，無罪都該殺」，如今一連經過五種該殺的人中之四，豈不令人可怕？可怕，可怕，可怕之極矣！老太婆設法子，祇好硬着頭皮，鼓着肚皮，帶領子子孫孫，坐上火車，直向東北而去。

前門東車站，有幾位燒冷灶的朋友送行，代買車票，幫助上車，倒還不算什麼。到天津上船便苦了。因為海河水淺，大船進不來，祇有「有華北輪船公司」的小船。老太婆因為塘沽沒有旅館，祇好坐這小船。同時又聽說是中國船，一時愛國心盛，遂完全決定了。船名叫北康。提起北康船來，到四年後的今天，老太婆猶有餘恨！這船猶如裝豬的木籠一樣，公的，母的，大的，小的，雜在一堆，連半寸的空地都沒有。有半寸的空地，他們都要多等幾個客人，因此，開船也沒有準時間。船艙裏滿坑都是人，船而滿谷也都是人。晴天，毒熱的太陽曬着；夜晚，冷露侵着；颶風下雨，無遮無蓋，無法躲避，船艙僅僅兩個透氣的小窗戶，站在窗戶一聞，那種氣味不能以人類的語言文字形容出來，又惡，又臭，又污穢，又

……各種雜氣混爲一團，使化學家都沒有法子可以分析！

船上無法又無天。抽鴉片烟的也有，押寶賭錢的也有，小偷也有，土匪也有。打起架來，沒有人勸，也沒有制裁。有一個懦弱女子被人欺負，去找船上的人，到船上的人乾脆回答三個字：『管不住！』船一下海，馬上就『山高皇帝遠』了。思想起來，真乃恨死人也！

老太婆對於這種情形，實真有些受不了，船票之外又花了三十塊大洋，買了水手睡的三個床鋪，方纔有可以伸伸腰兒的地方。但是，這床鋪靠近火艙，熱的厲害，而且這床鋪在一間五尺長四尺寬的小艙裏，祇有直徑五寸的一個小圓洞通空氣。

像這種環境，年已半百的老太婆及其家小，經過四天四夜一百零四小時，方纔到了營口——船等客人，遲開了一天一夜，到營口天黑不敢入口，又在海裏停了一夜。

這件事，昨天老太婆同老摩登談起來，老摩登說：『現在北康的生意又好了。東北逃難到關裏的同胞們，也祇好坐這隻害死人的船！并且現在，比四年前更可怕了。據一位新從哈爾濱來的人講，在他坐的前一輛火車，因為中東鐵路被破壞，三等車完全粉碎，乘客皆成肉醬，在他坐的後一輛火車，出軌傾覆，全倒在地下，人都唱了碰碑。東北人再想回家，似比登天還難，除非用我們的赤血奪這塊鄉土！』

北康在天津出口的時候，懸起青天白日旗，到了營口，趕快把青天白日旗收起來，又掛上紅黃藍白黑的五色旗。同船有一婦人（似乎是位奉天官太太）笑着說：『這可到我們國了！』但是，四年後的今天，東北逃難的同胞們，在離開營口的時候，日本軍官要盤問：

『你是那國人！』

必須要回答：

『我是滿洲國的人！』

日本軍官還要問：

『你們受那一國的保護？』

必須要回答：

『受大日本帝國的保護！』

唉！老太婆說到這裏，老太婆還說什麼呢？哭乎？笑乎？歎乎？恨乎？老太婆遂無言，遂啞口無言。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 奉天吃

——想東北之三——

老太婆在四年前，秋高氣爽的時候，下了關東。老封君出塞，（不是昭君出塞），別有一番風味。一路之上，曉行夜宿，饑餐渴飲，雖然吃了不少的辛苦，好在車船如飛，一星期的工夫，便到了瀋陽。在同澤俱樂部住了幾天，倒也相當舒服。

老太婆生性最好吃，這是人所共知。到了東北，自也難改秉性。而且到一處吃一處，一處自有一處的吃，不吃一處，也就不能明瞭一處。孟子說：「入郊問金，入國問吃。」金者大洋錢也。入郊問金，說的是到一處必刮地皮摸大洋錢也。吃者吃小館也。入國問吃，說的是到一處必找樂兒，吃小館也。老太婆沒有刮地皮的地位，吃小館還可以有資格。所以老太婆到東北第一件事便是找小館來

吃。

按理說，在九月天氣，正是烤羊肉時期，但是在奉天沒有地方吃烤羊肉的。涮羊肉還有一兩家羊肉館可以吃着，聽起來不是那宗味兒，想找「後腿」，「摸當」，「黃瓜條兒」是找不着的。老太婆很奇怪，這烤涮羊肉本是游牧民族的吃物，東北應當是發源地，爲什麼現今東北會一丁顛點兒也找不着呢？他們說：『現在東北早已不是滿洲了。烤涮羊肉早已隨着滿洲人到北京去了，東北那裏有半星半點兒的滿洲呢？』

可是，奉天也講究吃火鍋。他們的火鍋是白肉鍋子。鍋子裏煮的是豬肉，或是牛肉。他們是「煮」而不是「涮」，類乎北平西四牌樓的沙鍋居。在奉天大東門裏有一個那家館，是奉天第一家的白肉館，鍋子之外，幾樣小燒，做的也很好。

有一種菜是變相的涮羊肉，叫「川鍋子」。羊肉，酸菜，粉條，三樣一川，外加蟹子，蠔黃，味兒特別香鮮。北平涮羊肉不知道加螃蟹和蠔黃，這是一個大缺

點。把螃蟹一切四塊，和鮮魷黃，一同放在火鍋裏，不僅是涮出來的肉特別好吃。鍋子裏的湯兒，入口也與衆不同。

奉天中下等的小吃，都到罈肉館。每家罈肉館招牌上都寫『天津分此』，其實那一個也和天津沒有關係。大南門臉的罈肉館，在奉天算是第一。罈肉館在照例罈子炖肉以外，還可以做幾件炒菜，價錢不貴，吃着倒也很可口。

吃完飯，慫要吃點乾鮮菓品，那奉天的榛子和香水梨，可以算是天下第一，四海馳名。奉天的榛子，又大，又滿，又脆，又飽。關裏的榛子，多半都是尖的，奉天的榛子是圓的。陝甘等西北地方也出好團榛子，但比起奉天榛子來，還是不如。奉天榛子如若抓起一把向棹子上一拍，榛子的皮兒，自行崩裂，露出來一個個大粒兒，到嘴裏真好吃。至於香水梨，則是遼陽三寶之一。奉天有一句俗語是：

『遼陽倒有三宗寶：梨乾，塔糖，旗裝腳。』

所謂梨乾就是香水梨所做的乾，而香水梨比香水梨乾還要好吃。

此外，奉天螃蟹和甲魚特別大，因為離大連近，日本人由南滿路販來的，清蒸紅燒各有其妙。現在的東北，完完全全是他們老哥們橫行，伸腦袋的時候。自去年九一八到現在，肉也養肥了，但是那一位有志的男兒敢到奉天去，給他們一刀，然後再吃他們的肉呢？那一位？那一位；東北人？中國人？青年！青年！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 × × × × × ×

■東北的三不慣

大醬，醬油，秫米飯

——想東北之四——

有人問老太婆：『人爲什麼活着？』老太婆答云：『人爲吃活着。吃是天性

『又有人問老太婆：『人和禽獸有什麼不一樣？』老太婆答云：『吃不一樣。各有各的吃法。』有人說：『人是社會的動物。』老太婆告訴他：『人因為吃是社會的（註：不是一個人的），所以人纔是社會動物。我們吃一碗炸醬拌麵，是經過廚子，屠戶，油鹽店，米糧店，老莊稼漢兒，……許許多多人的手，不是一個人能辦得到的，所以人就社會了。虎豹豺狼一個單獨找東西吃，所以牠們一輩子也不社會。』有人說：『人是製造並使用工具的動物。』老婆太告訴他：『人的製造工具，使用工具都是為吃。人用棍子打狼，打來狼為的是吃。人用長槍槍老虎，槍來老虎為的是吃。虎狼用爪牙捉人，捉來也為的是吃。現在我們不吃，狼肉虎肉，所以我們也就不用棍子打狼，長槍槍老虎了。我們現在要作機器。』又有人說：『一切的生物，都要適應環境，環境不一樣，所以生物的種類也就不一樣。』老太婆告訴他：『生物為吃方纔適應環境。山裏的老和尚和山裏的老虎，環境是一樣，但是種類完全不一樣。這沒有旁的原因。吃不一樣而已矣就完』

了。如若老虎不吃，坐在山頭學老和尚入定。無論如何，牠也不能有那副爪牙。

『

如此說來，吃之爲物大矣哉！洋洋乎！吃也。堂堂乎吃也。人而不講吃，尙能爲人乎？因此，老太婆信仰『唯吃史觀』。到一處吃一處。在北平是吃，吃，吃。到東北還是吃，吃，吃。

前一回太老婆說奉天吃，寫了六七篇，仍然差的很多。今天咱們再來兩句。彷彿是奉天每飯必『大蒜粘醬』，所以館子裏，必有一碟蒜，一碟醬，猶之乎北平的四川館，必上辣子泡菜一樣。奉天好吃甜酒，酒裏必加青梅冰糖，猶之乎北平以前的老黃酒館子什麼甜清苦清兩兌一樣。因此，館子裏的小菜特別多而且複雜：青梅一碟，冰糖一碟，瓜子又一碟，腐乳又一碟，再加上蒜一碟，醬一碟，高醋一壺，醬油一壺，茶一壺。沒要菜，棹子上就滿了。有人說：『這是山東之風，因山東老鄉移到東北最多。』也有人說：『他們要學曹操，青梅煮酒論英雄』。

。』但是，現在？東北的英雄……民族英雄……

奉天吃，有許多也是我們關裏人吃不慣的：一個是大醬，一個是醬油，又一個是秫米飯。奉天每家院裏必有一口或兩口大缸，缸裏皆是自做大醬也。大醬的副產品，自然就是醬油。東北人那樣喜歡他們的大醬和醬油，所以有許多在關裏作事的東北人，用油簍從家鄉帶來大醬和醬油到北平來吃。東北出產大豆，他們的大醬和醬油，理應，並且一定，是很好吃的，不過，我們關裏人初吃有些吃不慣罷了。

至於秫米飯當然是人所共知。本來高粱是東北的特產，所以他們의 秫米飯，理應並且一定是很好吃的。不過，關裏人不會做，因而也不會吃，所以吃不慣了。

老太婆到東北，天天嘴裏唱：

『東三省有三不慣：大醬，醬油，秫米飯。』

最近幾年，東北麼登了！麼登青年都吃大米白麵，而不吃秫米飯，以表示他們的麼而且登。但是，現在呢？他們想吃也吃不着了！青年！東北青年！你們還想吃家鄉的秫米飯嗎？吃不着了！永遠的吃不着嗎？除非是用你們的赤血再打到你們的家鄉！打到了你們的家鄉！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二日）

×

×

×

×

×



關東有三怪

最難受的吊起來

——想東北之五——

老太婆到東北是吃一陣之後，就開始出巡了。老太婆要觀光，觀光，說衍北平土話，溜達，溜達，倒也還「趕趟兒」。（註：這是奉天土話，說關裏話是還可

以來的及；來不及叫「不趕躺兒」。）奉天有一位馬大奶奶，是老太婆的多年好友，她又是東北的根生土養，情形非常熟悉，可以說是「老關東」（註：不是烟葉。）她引導老太婆東走走，西逛逛，頗爲經濟，有許多工夫不至「於白下」。（註：這也是奉天土話，「下」要念「蝦」去聲；「白下」就是關裏話說「白費」。）老太婆受益實在是不小。

有一天，馬大奶奶同老太婆到一個「老關東」的家裏。進屋坐下之後，老太婆一抬頭就覺得有點奇怪。你道什麼奇怪呢？窗戶紙有點兒特別。關裏人家的窗戶紙都是糊在屋子裏面，一抬頭，又白又亮，很好看。關外的窗戶紙糊在屋子外面，一抬頭，一條一條的窗戶紙都排在眼前。馬大奶奶見我直着眼睛，翻着眼皮，直瞧窗戶，笑着說：「老太婆！你老人家以爲這窗戶紙糊的有點奇怪嗎？聽我告訴你老人家，這也是有用。在我這關外，冬天風雪很大，如若窗戶紙糊在屋裏面，雪容易存在窗戶兒上，太陽出來，一溶一化，水向下一流，豈不濕壞了我們

的窗戶？因此，所以一定，要把窗戶紙糊在外面，不爲好看，爲的是實用。你老人家知道了嗎？」

老太婆恍然大悟，趕快回答說：「嘔！嘔！是了！是了！」

馬大奶奶又說：「我們這關外還有你們關裏人以爲奇怪的三件事呢！有一句俗語，我可以念給你老人家聽聽：

關東有三怪：

窗戶紙糊在外；

十七八的姑娘啣着一根大烟袋；

養出孩兒吊起來。」

老太婆笑了，對她說：「這第一怪，還有理，可以說是見怪不怪，不足爲怪，這第二怪和第三怪可真怪了。」

馬大奶奶說：「這第二怪，因爲現在年頭兒摩登，已經沒有了。但是，像你

們老太婆們仍然是烟袋不離嘴。我們奉天出產好關東烟，在洋烟捲兒（註：紙烟也）沒有隨着帝國主義大砲到中國以前，關東烟是馳名四海，天下皆知。如今麼？國家衰落了，關東烟也不時興了，蜜絲們每人一根紙烟捲，一吸，一吹，一冒氣，自以為得意而時髦，比起那啣着大煙袋的姑娘，好看又在那裏？人們反不以爲怪，真是奇怪，奇怪之極矣！」

老太婆說：『對！對！對！對的很！可是這第三怪，養出孩子必吊起來，可真可怪了。如若吊死了，又爲之奈何？奈何！奈何！無幾奈何！』

馬大奶奶她又說：『這更不足爲怪了。所謂養出孩子吊起來，並不是唱大三上吊。那豈不要一命嗚呼？吊者放在搖籃之內，把搖籃吊起來也。孩子在搖籃裏和吊起來是一樣。這是一個最便當不過的看孩子方法。孩子臥在搖籃之內，翻眼向上一看，看見花花綠綠許多好玩的東西，看厭了一哭，母親用手一推搖籃，搖籃擺動起來，小孩子舒舒服服便睡去了。有了搖籃，母親可以節省多少工夫，可

以多做多少事情。日本人也信服這種吊起來的辦法，他們做了一種線繩兒子，內襯一塊木板，作爲搖籃，走路的時候，去下木板，帶着非常輕便。可見這吊起來的辦法，一兒也不錯。居然被日本人偷學去了！」

老太婆說：『日本人學會吊孩子的方法以後，來到東北，把東北的大人也都吊起來了。現在東三省幾千萬男男女女老少都被日本人吊起來了。這吊比那吊，實在是太不舒服了。但是，不舒服也要吊着。』

青年！東北的青年！你們的，父母妻子，親戚，朋友，左隣，右舍，大小同鄉，都被日本吊着呢！吊的要死了。吊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青年！東北青年！你們怎麼使他們不受吊呢？老太婆敢問。敢問。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六日）

□東北的頭頭腳腳

『腦袋瓜子』『脚步鴨子』合論

——想東北之六——

老太婆今天要說關東的頭和腳。頭者腦袋瓜子也，乃是個吃飯的傢伙兒。腳者脚步鴨子也，乃是走道的傢伙兒。人的腦袋瓜子和脚步鴨子，真是重要的不得了，而且還了不得。吃飯傢伙兒不保之後，人就不能活了。但是，沒有走道的傢伙兒，就不是動，更不能是人。如此說來，頭頭腳腳的意義大矣哉！

談到人事方面，這腦袋瓜子就更重要。北平有句俗語說：『北平倒有三宗寶：人情！勢力！腦袋好！』有好腦袋可以升官，可以發財，可以得寵，可以得愛，可以得吃，得喝，得樂。即或自己沒有好腦袋，自己的妹妹，姊姊，大小姨子，能有好腦袋，能當一門皇親國舅，也可以飛煌騰達。舅爺爲三爺之一（註：三爺

者少爺，姑爺，舅爺也），非比尋常，但和好腦袋沒有關係，如何能當舅爺？腦袋之重要到了這步田地！

因為纏足，裹小腳的緣故，中國特別注重女人的腳。「三寸小金蓮」是形容美人必用的套話。兩隻「鮎魚大鴨子」，一聽就不高興，看就不必說了。現在年頭兒摩登了，新式女子跑百米，固然把脚步鴨子早就跑大了——鴨子是又肥又大，烤着倒好吃——可是仍然講究穿高跟鏤金花皮鞋。舞女們尤其注重他的鞋，每晚至少要換三回「鞋跟」。可見就是在人心大變的今日，這腳仍然是這們重要啊！

所以，我們誇獎一個人很美，總是說：『這個人：頭是頭，腳是腳』而不管中間兒怎麼樣。我們看一個人，也是由頭到腳，所謂「上下一打量」。女人們好「修頭修腳」。女人們也好「品頭論腳」。老太婆未能免俗，今天也論一回東北的頭腳。

東北女人的腳是特別出名的天足。真正國渣的小腳，在東北不大容易看見。

這是東北值得大書而特書的。有人說；這是受了滿洲旗人不纏足的影響。無論是誰的影響，不纏足總是一件好事。「旗裝腳」是遼陽三寶之一，的確也值得一寶。

東北鄉村裏的老莊稼漢兒，腳下都穿靰鞡。靰鞡是一種牛皮做的皮鞋。在洋人的皮鞋沒有進入中國以前，東北就穿這種靰鞡皮鞋了。人人都知道皮鞋是冬不暖而夏不涼；夏天包的腳步鴨子直冒汗；冬天凍的腳步鴨子真痛，但是，在東北荒寒的地方，靰鞡並不凍腳，因為靰鞡裏鋪着一種草，這草把硬冷的皮鞋變成溫暖了。這草名叫靰鞡草，乃是關東三寶之一。所謂關東三寶是人參，貂皮，靰鞡草。

老太婆睜開老眼，看看奉天人的腦袋瓜子也有些特別。奉天的娃娃，因為睡吊起來的搖籃，時間太長了，所以腦袋的後部特別扁平。奉天人的「後腦勺子」是很出名的。一望就可以看出來是什麼地方的人。

東北婦女的頭仍然是舊式的。二十年前北平時興的「高板頭」，「十八盤」；

……在東北現在仍然很流行。可是，東北的摩登女子，開足馬力，半年的工夫就赶上了北平，北平的摩登，在北伐以後，把大好一團烏雲付諸并州一剪。「喀陀！」一聲就禿了頭了。半年後的奉天，一個個準摩登半摩登，改造摩登，也剪起髮來。奉天大西門裏有一家澡堂兼理髮館，叫「東北浴新池」，（註：奉天的澡堂都有女子部，這是比北平摩登更早的地方）。三經路有一家理髮館叫「孔雀」，這兩處是奉天女子剪髮最早的地方，多少太太，小姐的煩惱絲都在那裏一剪而光。從此東北愈摩登了，直摩登到九一八爲止。東北摩登，以每秒九百八十米的加速度，愈來愈快，愈快愈來的向前猛進着。進到何處爲止？怎樣除去前進中途的障礙？那就不是老太婆的聰明才智所能料想得到的了。希望東北的青年自己來解決罷。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九日）

中華民國廿二年十一月一日初版三千冊

明
清
演
義
(定價貳角)

著
作
者

老
太
婆

出
版
者

北平西四北翠
讀 賣 社
花街十九號

發
行
者

北平西京畿道二號
北平文華書局
電話西局一九三一

上海文華公司

特
約
處

天津天津書局

版 權
所 有

6.9
3-3



1030